

社區小旅行 多納吊橋



左圖 | 我們騎車試走多納吊橋。

右圖 | 橋頭一端是菸酒車和賣菜車，等著多納族人從另一端騎車來選購。

茂林
多納吊橋

莫拉克颱風侵襲時，成為茂林區多納部落唯一對外的安全通道—多納吊橋—就像部落的生命線。吊橋位於萬山和多納之間的kubia龍頭山，橫跨濁口溪，吊橋上游為陡峭的老鷹谷，相當醒目顯眼。

八八風災後，路況不穩定，通往多納的主要幹道隨時會因大雨被沖斷，多納吊橋可容一部機車通行的安全性，讓居民能從容騎車至茂林里辦事或購物，我曾經為了拜訪當地人，騎經吊橋數次，那高深的溪谷踩在腳下的感覺，相當刺激又奇妙！最有趣的是平時進出部落的賣菜車或補酒水的貨車，也會在橋頭等待，里長在村裡廣播，族人就會騎過吊橋去買菜，雜貨店也會騎車去載補菸酒雜貨等。有機會請大家也騎機車長征多納部落吧！尤其要走一走這條多納最安全的小道—「多納吊橋」！（文 | 土豆）



帶路達人：土豆

傾聽部落 共同學習
— 我的重建之路

文 | 江芸瑤（茂林婦幼發展協會工作人員）

剛接任這計畫（高雄市社會局人力支持計畫）時，心中有許多夢想，我相信每位社區夥伴都有這樣的想法及美夢，等著靠自己的雙手去打造，但真正看到社區的問題時，發現夢想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完成，我慌了！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麼？我甚至沒有方向、沒有目標，我根本不知道社區需要的是什麼，根本不知道社區的病在哪裡？

前半年，我還處在慌亂之中，角色這東西，讓我摸不著頭緒！後半年旗美社大輔導團隊由土豆接任輔導員，他真的很嚴格，加上輔導老師也常常出作業，讓我們從各個角度看社區問題。我從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和茂林生活重建中心結合的課程中，真正看見部落長輩的夢想，以及許多不被看見的問題，這使我的心開始蠢蠢欲動，我不知道我在興奮什麼，覺得有事情在等我去做。

慢慢的我去思考部落人文歷史，思考部落文化該如何傳承？於是我先由廣泛運用的「族語」去執行，寫計畫的過程中，我先將如何進行的方式寫下來，包含經費，再回過頭寫目的，就像老師說過的：「不會的題目先空著，把會的寫完再回來寫困難的題目。」我的計畫都是這樣寫的。

我最大的成長是怎麼去發現部落問題，以及與組織溝通，藉由老人據點教學，和長輩們

聊天談心，雖然只是短短幾句，但都透露出對部落的期望，與耆老、長輩相處的過程，我漸漸從國語、族語單字，慢慢完成一個句子，常常比手畫腳，這也拉進了我和長輩們的關係，他們並不會說：「都聽不懂，要怎麼和你溝通啊？」，反而很細心教我每個物品的名稱，或糾正我的發音；從課業輔導孩子的身上，去看見一個家庭的問題，從婦女成長團體中，聽見部落婦女內心的需求及所需要的幫助，從街上聚集或酗酒的男性長輩身上，發現每個人內心不同的聲音，去聽、去思考、去找問題來源、去找解決辦法。我認為「與其自己去發現部落問題，不如先從平常接觸到的人所表現出的行為去找」，就像一棵樹有許多樹枝一樣，一個問題不單單只是一個問題，它還延伸出許多我們看不見的問題。

社區目前推動的是文化傳承，正在籌備網袋及勾帽子計畫，也來自於部落婦女的啟發，因為大家都看見部落傳統技藝正在流失，如果不補救，恐怕部落的人文歷史就會在我這一代消失不見。在籌備過程中，我跟著志工媽媽一起做傳統技藝，唯有自己親身參與，才會知道困難度，以及需要被保留的重要性，而這種相互學習的情況，更會加深我和部落族人的親近



左圖 | 瑤瑤在老人關懷據點協助量血壓。

右圖 | 瑤瑤是重建人力支持計畫最年輕的人力，要面對的挑戰自然更大。

感，共同討論我們的文化、共同研發新的創舉、共同傳達彼此的理念、共同傳承即將消失的技能，我想這對部落會是一個新的開始。

部落重建和平地重建不盡相同，我們很知足樂天，缺的就只有「道路」，道路在部落裡是很重要的，它除了是對外交通，也是部落的生計之一；道路也引伸了另一個意思，就是「重建的方向及支援」，沒有方向，部落族人像迷路般在原地打轉；沒有支援，部落有心想重建的族人沒有經費去執行。套句老師的話：「慢慢來，比較快」。

我們需要的協助當然是希望政府單位能夠繼續支持人力重建計畫，組織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培養一個人力？輔導團隊又該用什麼方法幫助人力更快進入狀況，更快了解社區的問題？這中間花的時間不單單是三年，也許在三年後，社區又有新的問題產生，沒有專業人才，社區的問題就會一直存在。更重要的是，部落族人以及看見我們在工作、看見我們在改變的人，給予的支持與鼓勵，都是我們前進的動力，沒有動力就沒有信心，即使有心，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